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趙朴初題
• 总主编 陈可冀

象数与中医学

邹学熹 编著

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趙朴初題

• 总主编 陈可冀

象数与中医学

邹学熹 编著

拾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象数与中医学 / 邹学熹编著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7.5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

ISBN 978-7-5132-4118-2

I . ①象… II . ①邹… III . ①中国医学学—研究

②象数之学—研究 IV . ① R2 ②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5327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印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6.5 字数 185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2 - 4118 - 2

定价 4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总主编简介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

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副主编

李良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林 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致谱（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李良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李金田（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

宋天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张介眉（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医师）

张铁忠（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

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庆元（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林 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孟庆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耿引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耿刘同（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高春媛（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陶广正（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戴恩来（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



中医学与天文学、算学和农学，是中国先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卢嘉锡，路甬祥《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但作为一门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自然学科，又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字原指笔画或色彩交杂（《说文解字注·文部》），后指事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上》）。《周易·贲（bì）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此处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技艺及修养。圣人通过观察天象能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通过礼仪规范教育以感化民众的手段治理天下。可见“文化”在古汉语中曾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作为名词，“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有“文治加教化”之意。现代所谓的“文化”，内容较宽泛，指人类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所取得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丛书所指的中华文化既包括传统概念，也涵盖现代意蕴。

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古人有“上医医国”（《国语·晋语》）和“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宋史·崔与之传》）之说。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包含了了大量的中医药文明成果；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文献中，蕴藏了丰厚的中华文化精髓。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既济·象》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在中医药学中则体现了生

命观——积极主动、防范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自然观——天人相应、顺势而为。《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正气观——立命修身、调养正气。《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治学观——博学审问、慎思笃行。“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陆游《小疾偶书》）及“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的著名诗句，表达了儒医相通的人生观——精忠报国、利济众生。另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逸周书·王会解》及《汉书·平帝纪》关于医疗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问之种种关联。当然，中医学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发挥，前者如对割股疗亲的批析，后者如医家五行生克理论中的补（肾）火生（脾）土的应用。类似的生动实例还可列举出很多。

1992年，陈可冀教授主编了国内外首套《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对从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周易、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学、饮食医养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汤一介先生等的赞赏，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时隔20余年，回首再看这套丛书，感觉仍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萌生了将本套丛书修订后再版的愿望。几经周折，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此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次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出版的11个分册在内容上加以增订或改写，由于部分原作者已过世、老迈和生病等诸种原因无法承担修订工作，因此增邀了部分作者；二是将原丛书扩充至15个分册，增加了敦煌文

化、古典艺术、典籍文化、武术等4个方面的论述，基本囊括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从不同角度探隐溯源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之间的联系，力争在整理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内在关系，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新修订的《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共分为《儒家文化与中医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佛学与中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学》《周易文化与中医学》《文物考古与中医学》《民俗文化与中医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象数与中医学》《兵学与中医学》《敦煌文化与中医学》《古典艺术与中医学》《典籍文化与中医学》《武术与中医学》等15个分册。本套丛书既独立成册，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各分册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易经》虽独具体系，但与儒学、道学和象数的关系也很密切。又如甲骨文、敦煌文化虽独立成书，但也与文物、典籍等有较大的关联性。

当年，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特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和俞长荣教授俯任顾问，赵朴初先生还特为本丛书题写了书名。此次修订和增补过程中，也较广泛征求了多位名家意见，以期不断提升书稿的编写质量。

大国之兴，文化先行，国家强则中医药学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续编和再版，能够起到推陈致新和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开创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以为序。

陈可冀 李良松 林 殷

2017年3月6日于北京



如果中国文明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当首推“象”和“数”。何谓“象”？象是指事物的内在规律和特征在主观上的认识与客观上的反映。何谓“数”？数是指宇宙万物都可以用数字、数理和数性的属性来表达。从文字上来看，象数似乎比较简单，但实际上，象数包含了精深的哲学思想、厚重的文化要素和玄奥的宇宙法则。

早在 1993 年 11 月，我与福建科技出版社尤廉编审共同参加了在中国香港举办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医学国际会议”，在会上有幸认识了成都中医药学院（今成都中医药大学）邹学熹教授，尤廉编审约请邹老主持《象数与中医学》一书，由于是陈可冀院士主编的系列丛书之一，邹老非常愉快地承接了这项任务。因本书写作的难度较大，邹老举全家之力参与了本书的编纂工作，其妻戴斯玉女士、其子邹成永先生均全力参与其中。经过半年的紧张努力，终于成就书稿，并得以顺利出版。

时光如斯，物换星移，转眼间 20 多年过去了。2014 年春天，在陈可冀院士的主持下，《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的修订工作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在陈可冀院士的全力支持下，我与该丛书中 10 部书的原作者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当时邹学熹教授已卧病在床，所以我们求助于邹教授的儿子、弟子，在得到其授权之后，我们将本书提交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进行重新编辑、加工和整理，并按照新的体例要求重新出版。

邹学熹教授指出：易乃谈象数之书，所以易学的历史，也就是象数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因易学的规律和方法是“放之宇宙而皆准”的规律和方法，所以，古人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指导下，便把易学原理引入了中医学，实际上从《黄帝内经》开始就医易相通了。可以说，医易相通的过程，

也就是将象数引入中医学的过程。《周易·系辞传》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即言易学是用“象”来表达它的“意”的，也就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而且还要“极变通之数以尽利”，也就是要用数理、数性来检验“象”所表达的“意”的准确性，象、数二者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古人提出要“以象定数，以数证象”。自《黄帝内经》开始，中医就源源本本地将《易经》象数融入了它的理论中，落实到了临床上，因为医学是一门治病救人的学术，来不得半点夸张和虚假。《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法于阴阳，就是怎样取象的问题；和于术数，就是如何运数的问题。但象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派别繁多，至今尚无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本书不拟陷入学派纷争的旋涡中，因此只从象数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角度，为象数下一比较确切的定义。我们认为，研究学术不应该有偏见，但不可以无定见。

自医易相通以来，象数就与中医学融为一体，综观古今，上至岐黄之问答，下至历代医家之论述，字里行间，莫不渗透着象数的内容，但却无象数与中医学相结合的专著留存于世，资料皆分散零落，难以搜集，即使搜集到的内容也十分驳杂，要写成书，要作大量的沙里淘金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冀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邹学熹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先哲已逝，风范长存。惟发所思，期待本书成为探讨象数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耀眼之作。

李良松谨识

2017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象数的含义、内容和功用	013
第一节 象的概念	014
一、象的含义	014
二、象的内容	018
三、象的功用	029
第二节 数的概念	031
一、数的含义	031
二、数的内容	032
三、数的功用	033
第三节 象数与中医学的关系	034
第二章 象数与五运六气	037
第一节 天文气象的观测	039
一、天文的观测	039

二、气象的观测	044
第二节 天文气象的纪理	046
一、天文的纪理	047
二、音律的纪理	055
三、漏刻对天象的纪理	062
第三节 象数在中医运气学说上的应用	064
一、象数与五运	065
二、象数与六气	068
第三章 象数与中医脏腑经络	073
第一节 象数与脏腑	074
一、肺与大肠	075
二、心与小肠	075
三、脾与胃	075
四、肝与胆	076
五、肾与膀胱	076
第二节 象数与其他中医解剖生理	077
一、生长衰老过程的表现及其数理统计	078
二、五型、五态之人的表现	080
三、骨度骨数及经脉长度	084
四、营卫运行度数	086
第三节 象数与经络	090
一、子午流注	091
二、灵龟八法	096
第四章 象数与中医诊断辨证	101
第一节 象数与四诊	104
一、象数与望诊	105

二、象数与闻诊	110
三、象数与问诊	111
四、象数与切诊	116
第二节 象数与辨证	121
一、六经辨证	121
二、卫气营血辨证	124
三、三焦辨证	126
四、五脏辨证	128
五、八纲辨证	139
第五章 象数与中医治法方药	155
第一节 象数与治法	156
一、正治反治	156
二、标本缓急	157
三、治贵权变	161
四、治疗十法	163
附：关于镇法和涩法	167
第二节 象数与方药	170
一、象数与中药	170
二、象数与方剂	176
第六章 象数与养生学说	183
第一节 运周天	186
一、小周天	186
二、卯酉周天	186
三、大周天	187
第二节 《保天吟》浅释	190
第三节 养生经典《周易参同契》	191



象数这门放射着神秘幽光的学问，在中华民族的科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它走过了五千年以上曲折而复杂的道路。但从象数的起源和发展看，其一开始就与各门科技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研究它们的方法和手段。科技界虽用它作为研究问题的金钥匙，但巫术也用它来作为占筮的工具，由于概念混淆，常常使科学工作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后世更有一些人囿于“象数就是占筮”的说法，遂使科技界的广大学者望而却步，以致不敢问津了。撰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弄清象数的科学内容及其与中医学的密切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对中医基本理论的探讨并指导中医临床实践，不涉及象数方面的学派之争，希广大读者鉴谅！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以图画书写，以结绳、垒石记事，这就是象数的起源。进入渔猎时代和农耕社会，乃有伏羲画八卦之说，八卦实际上是象数兼赅的。画八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描述古代先民为了生产和生活，去观测天文、气象，从而发现了一整套认识、分析、处理事物的规律和方法的过程，也就是形成象数之学的过程。象，包括了物象和法象，古人将之都概括在卦象之中，它既源于万事万物之物象，又是万事万物之法象。数，包括了河洛数、甲子数、乐律数等，所以又有黄帝命大挠作甲子、隶首作数的传说。《后汉书·律历志》说：“记称大挠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此日表，以管万民。”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使用砭石治病。如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石针，长4.5cm，一端扁平呈半圆刀形，可用以切开脓肿；另一端锥形，可作针刺之用；中间手持处

为四棱形，经鉴定被确认为是针刺的原始工具——砭石。这枚砭石有多种器物形态，多种治病功用，这就是“象”的概念；有一定的长度，就是“数”的概念。也就是说，这枚砭石是有象可征、有数可考，是象数兼赅的了。此外，还发现有竹针、骨针等等，也有不同的形状和长度，说明古代医家已经能够运用象数来制造医疗工具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有“美疢不如恶石”，恶石即指砭石。《山海经·东山经》说：“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箴石亦即砭石。《说文解字》指出：“砭，以石治病也。”

象数在夏、商、周三代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象的方面，三易皆把卦理用物象来加以说明，如乾、履、无妄等卦皆有天象；大畜、小畜等卦皆以天比朝廷；同人、大有等卦皆以天比君主；泰、否等卦皆以天比君子、阳气、刚健之类；谦、剥等卦皆以地比小人、阴气、柔顺之类。又以震雷比刑律之威严；巽风比号令之功能；坎水比民众、美德，亦比阴险、陷井；离火比明察、文明；艮山比贵族、贤人；兑泽比美女、恩泽等。此外，仰观于天，则有日月雷雨之喻；俯察于地，则有山川草木之喻；远取诸物，则有龙鱼马鹿之喻；近取诸身，则有首腹手足之喻；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则有羝羊触藩及鸿渐于陆之喻等等。在数的方面，夏代就开始用勾股定理作治水测量，商代就发明了算盘，历代遗留下来的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经》，就有分算法、方格算法、圆周率算法、比例法、虚位法、弦图证法、方程式算法等等。《孙子算经》还总结了自孔子以来的大衍策算法、孙子数物算法。数物算法在现代称为“余数定理”，韩信曾用来作点兵之用，计算极为快捷。在战国时期形成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就全面引入了象数之学来类比推理，作为中医学的说理工具。《素问·上古天真论》“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这句话便充分体现了中医与象数之学的结合。“法于阴阳”，就是要用“象”的方法来研究养生之学；“合于术数”，就是要从“数”的角度来验证这些养生方法是否合于数理。《素问·征四失论》说：“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从“象”的理论提出了“取象比类”的方法。《灵

枢·九针论》说：“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从“数”提出了论述，还涉及了甲子、音律、漏刻、晷景等数的计算和运用方法等。

到了汉代，象数的研究被推向了一个高潮，但却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把象数之学用于占筮，一是使象数之学向科技方面发展。本书主要是探讨象数与中医学的关系，所以只就后者的内容加以论述。先就“象”的方面来谈，秦火以后，谈易象的书被烧掉了，汉代去古未远，知道“易”是从古天文学观测中发现的，但没有弄清发现易象的这一派属于盖天派的天文观测方法，恰好汉代又出现了浑天派天文学，于是学者们盖天、浑天不分地研究下去，以致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这种研究使中国的学术在历史上形成了极大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汉代象数之学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取精用宏。汉代人治学严谨，为我们在象数方面保存、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使后世获益不浅。就易象讲，如孟喜之于卦气、焦赣之于卦变、虞翻之于消息、费直之于十翼解法、马融之于考据、郑玄之于爻辰、荀爽之于升降等等，都深有研究，虽然有得有失，但得还是主要的，只要我们不以占筮之说禁锢了自己头脑，从科学的角度去做进一步探讨，还是会找到它的活水源头的。再就数的方面来谈，《汉书》有“术数略”；汉人徐岳著有《术数记遗》，本洛书而发展了方阵之学，称洛书为三三方阵，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四四方阵、五五方阵，……正十方阵、双十方阵、百万方阵等，这与近代位置解剖学、电子回路网、一笔作几何的原理不谋而合，后来传到西方，发明了魔方。汉代刘歆还求出了圆周率的近似值是3.1547，后世称为“歆律”。《汉书·五行志》说：“伏羲氏维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赐洛书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葆其真，河洛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者也。”汉代医家张仲景，本《内经》象数之理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提出以

“六经论伤寒”的学说；本“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提出以“五脏论杂病”的学说。六和五数者，经和藏象也。

魏晋时期，对象数之学发生了很大争论。王弼作《周易注》六卷、《周易略例》一卷，这位学者只活了24岁，但他有独到见解，发现了汉代一些学者在象数方面的研究走入歧途，推论愈细而脱离实际愈远，为了补偏救敝，他提出了“得意忘象”的观点。指出象是为了明意的，也就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懂得这些道理后，不要拘泥于比喻之象是否恰当，是否真有其事。魏晋时期对数的研究，特别对圆周率的测算很有成就。魏人刘徽把圆切成正多角，分成3072边的多角形，算出圆周率为3.14159。南朝祖冲之作《缀术》，在世界上第一个算出圆周率的精密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这不仅阐明了圆周和直径的关系，而且还解决了天文和数理相关的问题。《张丘建算经》还提出了不定式方程式，如“百鸡算法”就是用这个方程式来求出的。刘徽《皇极历》还提出了数字方程式，这种方程式在西方直到牛顿时代才出现。至于象数在医学方面的运用，首推皇甫谧和王叔和。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运用阴阳五行理论论述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标本根结等。他在数理方面，还根据营卫运行的周期变化，采取了“按时取穴”的方法。如《气息周身五十营四时十分漏刻》篇，以一昼夜漏水百刻，计算营卫运行周身及脏腑情况。营气一昼夜，循行左右前后二十八脉五十周，五脏皆受气。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亦五十周于身，因此，以漏水法计算，可测出营卫运行的部位。在此基础上，才能掌握“刺实者刺其来，刺虚者刺其去，此言气之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只有了解其经脉之气运行的方向和时间，方可“迎而夺之，去而追之”，准确用迎随补泻的刺法。皇甫谧非常重视从数理方面来确定经穴的部位，据古代解剖所述骨节大小、骨度、脉度、肠的长度及肠胃容积大小，迴环曲折等情态，作为厘定腧穴的依据。西晋太医令王叔和著《脉经》，也很重视象数，除分述脉的阴阳表里外，还列出三部九候、二十四脉形态，